

哲学史

59 黑格尔论绝对精神

惠顿学院亚瑟·霍姆斯博士著

我们又回到了黑格尔的话题，今天我想总结一下我们对黑格尔的讨论，并探讨一下由于对他的解读方式不同而紧随其后的一些问题。不过，刚才课前的讨论让我想到了对黑格尔的两种不同解读，我认为这两种解读会影响我们理解他的难易程度。在英语世界，曾有一段时间，有一种解读试图将他视为一位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者，试图通过演绎推理构建一套思辨形而上学。

换句话说，他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做笛卡尔或莱布尼茨等人用他们的方式做过的事情。也就是说，他是一位思辨形而上学家。然而，随着20世纪现象学在欧洲影响力的日益增长，一种替代性的解释应运而生，我认为这种解释更符合黑格尔本人的思想——现象学正是从黑格尔那里发展而来的，而这正是我一直以来试图向你们阐述的观点。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他的主要著作《心灵现象学》的标题。他并非试图证明什么，也并非试图构建一个论证严密的理性主义体系。当他说“实在即理性，理性即实在”时，他并非以此为跳板，提出另一种思辨性的形而上学理论。

但他并没有认真对待20世纪以来人们所理解的现象学意义，而是试图描述现象本身，或者说是存在的意识。在个体意识层面，那就是你我的存在意识；在社会层面，或许是一个国家对其自身存在的意识。

至于绝对的、包罗万象的，以及绝对对自身存在的意识。我认为后半部分可能比较难懂。你自身的存在意识，那倒不难理解。

当然，这正是20世纪现象学的重点所在。这也是让-保罗·萨特和存在主义者关注的焦点。但黑格尔追求的是描述自我意识、存在意识这一普遍现象的展开过程。

例如，在主仆关系、人际关系中，以及在斯多葛主义者、怀疑论者、不快乐的意识等等的境况中，都存在着类似的思考过程。这些思考过程发生在一个人的意识层面。

而他所说的客观精神，指的是在法律和宪政理念的指导下，民族自我意识是如何产生的。民族认同开始显现。嗯，当他谈到绝对精神，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部分时，就引出了第三句话。

你看，这就是绝对存在对自身的意识。在犹太教或基督教的神学语言中，最接近这种意识的表达方式就是谈论上帝自身的知识。从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开始，神学家们确实一直在谈论对上帝的认识，这不仅指我们认识上帝意义上的认识，也指上帝自身对祂的认识的意义上的认识。

上帝认识自己。上帝的自我认知。现在，由于黑格尔是一位过程形而上学家，你看，他所思考的上帝的自我认知，不是上帝作为演化者，而是上帝的自我认知在祂所创造的世界中客观化，你看，这是在宇宙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实现的。

首先体现在我们的自我认知中，也就是主观精神层面。稍后，当我们谈到他的宗教和神学时，我们会发现他会说，我们的自我意识实际上就是上帝的自我意识。上帝通过我们的自我意识来认识自己。

因为如果上帝是包罗万象的存在，那么我的意识就是上帝意识的一个有限瞬间。而我的自我意识也是上帝自我意识的一个有限瞬间。所以，上帝对自身的认知，是通过我们对自身的认知、我们的自我意识、我们的意识存在而获得的。

你看。但这样一来，上帝的自我意识就客观地体现在，我们不妨说，体现在他对自然世界的思考中，也就是他所创造的自然世界。当然，在中世纪的传统中，如果整个自然界在某种程度上都在反映神性的完美，如果我们在沉思自然时会被引导去沉思上帝的完美，那么上帝在沉思他自己的杰作时，也必然是在沉思他自己。

你看。但是，上帝自我认知、自我存在认知的最充分表达、发展和展现，是当思想形式、逻辑与自然物质相结合的时候。你看。凭借主观精神的想象创造力，作为民族精神存在意识的一部分，你就能听到他谈论不同文化的艺术、不同文化的宗教以及不同民族的哲学。

当个人精神的主观性、创造力和想象力，在民族意识的语境下，孕育出艺术、宗教和哲学时，这些创造性的表达不仅是人类精神的创造性表达，因为人类精神本身就是神圣的体现。你看，这是神圣精神的创造性表达。

所以，有一种现象学描述了存在的意识，你看，一种现象学，一种关于存在意识的现象学，旨在描述这种意识如何在绝对精神的各种表现形式中得到最充分的展现。如果上帝的自我意识存在于我们的自我意识之中并通过我们的自我意识得以体现，上帝的创造力也存在于我们的创造力之中并通过我们的创造力得以发挥，那么，在艺术的世界中，神圣的自我意识就是人类精神的另一种创造性表达。我认为，如果你带着这种想法去阅读黑格尔，他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现象学的描述，即描述现象本身。

进行现象学描述，描述日益增长的存在意识。别指望他用老套的方式证明什么。

不要把它看作是一个毫无观察基础的推测性体系。它是一种内省式的观察，或者说是一种历史性的观察。始终如此。

既然历史是神圣精神的活动，那么他对艺术、宗教和哲学的探讨也是历史性的。你看，正是在这些创造性表达的历史中，绝对的运行才最为明显。

好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觉得明白了，但我想知道，你明白吗？好的。我说过，我们几乎隔一天就在谈论黑格尔。但有时候换个方式表达会有帮助。

凯尔？除了我们之外，上帝还有自我意识吗？除了我们之外？上帝除了我们之外还有自我意识吗？我不知道黑格尔会怎么说。因为他强调的是……现象学很大程度上关乎他通过我们展现出的自我意识。而这或许取决于你如何解读他的神学。

他声称自己是路德教基督徒。然而，他明确否定无中生有的创造论。这一点很重要。

你看，这就是他成为泛在神论者的原因。万物皆在上帝之中。但如果他是泛在神论者而非泛神论者，你很可能会问，凯尔，如果万物皆在上帝之中，而上帝又超越万物，那么他是否还残留着某种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既非我们个体的自我意识，也非集体的自我意识？你看。

或者说，创造本身是否耗尽了神圣存在的意识？在我看来，他当然应该给出后一种答案。然而，我认为他并没有。或许，他对剩下的问题的回答会是：历史尚未终结。

所以，在历史的任何阶段，上帝的自我意识都会持续存在。这种说法或许有些奇怪，上帝会拥有更多的自我意识。但关键在于，如果意识是一个过程，如果他认同康德关于时间是意识形式的观点，那么只要存在神圣的存在和神圣的意识，历史中就必然存在更多的意识。

但神圣意识是否总是存在于万物之中，并通过万物展现出来呢？我没看到他否认这一点。但我不想妄下断言。我想，我唯一能补充的是，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神圣意识，那只能通过万物来认识它。

如果意识只能通过创造而存在，那么我们无从知晓的剩余意识又是什么呢？我认为答案就在这里。请仔细思考一下。

在绝对精神的历史演进中，正题-反题-合题的三元组体现在艺术、宗教和哲学之中。而最初有趣的是，看看他是如何区分这三者的。你们当中一些从事文学或艺术的人或许会问，当文学家们开始涉猎哲学时，文学和哲学究竟有何区别？黑格尔会说，区别在于表达方式的不同。

艺术就是运用图像，艺术性的图像。当然，直到今天，你还能听到文学界人士谈论他们作为作家所使用的图像。你也能听到艺术系的乔尔·希斯利在谈论绘画中的图像。

他最近在芝加哥办了个展，我们去看了，是在河畔北区的一家画廊。展出的作品都是些郊区景象，画面似乎被截断或删减过。如果你了解乔尔·希斯利，你就会明白他想通过这些视觉图像传达什么。

也就是说，郊区生活的不完整性和匮乏性，仅仅展现了生活的一小部分。他最近的一次展览是一系列关于拉丁美洲贫困的画作。请将两者进行对比。

你可以看到他在做什么。但这是通过视觉意象来实现的。而诗人则会运用语言意象。

言语胜过无数水仙花。孤独地游荡，如同云朵飘荡在更高的山丘和山谷。谈论浪漫主义的生活愿景时，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画面。

这就是艺术的本质。德语词汇“Bild”意为“图像”。

显然，“图像”一词与“想象力”密切相关。那么，艺术家的独特活动是什么呢？并非仅仅是颜料的运用技巧。

想象力是构思图像的关键。也就是说，要进行富有想象力的思考，用图像来表达。当然，这是浪漫主义的艺术观。

人类精神的表达。在想象中想象。因此，他追溯了艺术史的演变历程。

你会发现这类东西得到了表达。例如，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埃及艺术，而埃及艺术更注重宗教性和象征意义。

古典艺术更注重理性和谐与秩序，而浪漫主义艺术则在其丰富的想象力表达中超越了秩序。艺术在自我理解的过程中不断发展演变。

有意识的存在。然后是宗教，它以象征的方式表达。对斯特勒姆而言，它是一种表象。

这是康德用来指代表象的词语。但表象并非现实本身。表象是代表现实的观念。

黑格尔对“符号”一词的运用，使得它具有了重要的意义。符号表征，图像表征。因此，宗教语言就是象征性故事的语言。

不一定是寓言，也可能是历史故事、神话等等。

“神话”一词本身并不评判其是否具有历史意义。神话是一种具有宗教意义的故事。因此，这种图像化的表达形式便是其宗教表达方式。

象征意义等等。因此，他就是这样理解宗教的：象征性的表达。

他追溯了宗教表达的历史，从东方宗教（主要信奉泛神论，认为万物一体）开始。而希腊宗教（信奉多神论）则与之相反，它有许多神祇，但每个神祇都是有限的。

基督教是三位一体论的宗教。三位一体，一又一又。它将上帝的无限性与神性的有限表达结合起来。

无限的精神化身于历史的每一个角落。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意义。道成肉身的故事象征着上帝无处不在，贯穿于历史的每一个事件之中。

这个故事正是对这一点的写照。因此，他认为三位一体的基督教是宗教的最高体现。基督教神学及其象征意义是恰当的。

但请注意，历史真相的问题是这里遗留的问题。然而，在哲学中，你会发现纯粹的概念作为表达形式。哲学家在分析概念时，力求避免隐喻、意象和故事，而是以清晰明确的思维进行概念化。

这就是哲学的功能，即处理“存在”的概念。不是描绘故事，也不是描绘图像，而是以一种非感官的方式进行概念化。因此，你就得到了这三种表达存在意识的形式。

但请记住，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可能是个人的自我表达，但从根本上讲，这一切都是神圣意识在文化背景下通过个人流露出来的表达。由此可见，黑格尔的宗教观就相当清晰地展现出来。首先，他持有一种内在论的神学观点。

也就是说，上帝无处不在。上帝的超越性存在于传统的犹太教-基督教思想中。上帝的超越性体现在祂与受造物在数量上的显著区别上。

那种观念已经丧失。上帝是近在眼前的。因此，任何超自然行为的概念都被视为宗教象征、一种图景，而不是历史事实。

不存在神圣启示，因为人类精神内部的一切活动都是上帝的自我显现。所有理解都包含在这种内在的自我表达之中。这与“上帝之死”的概念相关，这个短语他曾使用过，后来的作家也沿用了它。

也就是说，超越神祇形象的消亡。这种上帝概念在宗教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消亡。其次，他还批判了其他一些宗教观点。

因此，我们可以将此视为他对施莱尔马赫在特定语境下的批判，以及对康德在宗教问题上的批判。康德当然倾向于将宗教简化为伦理，施莱尔马赫也因此批评了他。但施莱尔马赫则倾向于从一种对包罗万象的绝对存在的依赖感来定义宗教。

对此，黑格尔回应道，如果依赖感是宗教的核心，那么所有生物中最虔诚的莫过于狗了。就连黑格尔也颇具幽默感。他的观点是，显然，这种对宗教的描述在现象学上存在某种偏差。

超越依赖感之外，还有艺术中蕴含的想象力。还有宗教故事中蕴含的象征意义。上帝是儿子。

神生，神造，神创造。

他是创造者。你看，宗教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越了历史上上帝的伟大作为。但关键在于，施莱尔马赫式的宗教观过于狭隘。

它忽略了一个事实：宗教符号在哲学和神学中可以而且确实被转化为概念。因此，哲学试图将宗教象征的意义概念化。正因如此，哲学史最终走向了黑格尔式的泛神论唯心主义。

因为这是宗教象征意义最真实的诠释。所以他的神学思想也由此展开，强调象征主义及其哲学概念化。换句话说，符号在其根本含义上是理性概念。

理性概念。而这正是基督教吸引他的地方。一与多合而为一，在这个理性概念中，你就能找到早期希腊思想的巅峰，它超越了原子论和一元论，达到了多于一、一于三的境界。

好的，那么我们来谈谈黑格尔的宗教观。现在，有什么问题或评论吗？嗯，特洛伊。黑格尔的泛在神论似乎更接近于泛神论。

不过，历史上确实有一些基督教神学家，或者至少是撰写神学著作的人，持有某种程度的泛神论观点。历史上发展起来的基督教柏拉图主义就包含这种观点。你还记得在讨论柏拉图时提出的那个问题吗：他是二元论者还是唯心论者？如果他是唯心论者，那么物质就只是虚无，不存在。

因此，物质实体仅仅是具有物质属性的形式的显现，但并非基于物质基础。而当你将其转化为新柏拉图主义时，这些形式的显现就变成了源自“一”的流溢。于是，你就得到了泛神论。

现在，当你研究17世纪晚期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剑桥柏拉图主义者时，你会发现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是基督教柏拉图主义者，而且还明确地谈到了流溢论。你看，他们是新柏拉图主义意义上的唯心主义者。我相信，约翰·弥尔顿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他的基督教神学著作中讨论的是流溢论，而不是无中生有的创造论。

有趣的是，我们当然会把弥尔顿的《失乐园》视为处理东正教神学的典范。嗯，黑格尔在19世纪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出现了相当多的基督教黑格尔主义、基督教唯心主义，我稍后会对此进行评论，这些主义也往往带有泛神论的色彩。

我认为，基督教神学与一元论式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而非像贝克莱那样的多元论形而上学）相结合，其结果便是泛神论，这算是一个合理的概括。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你会称他的神学为基督教神学还是泛神论神学呢？嗯，我上周跟你提过，我们的老同事斯图·哈克特明年这个时候要开一个康德研讨会。我记得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嗯，似乎有些人从逻辑上讲可以被还原为有神论者，但这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的立场。”

所以，你知道，你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也许是，也许不是。黑格尔自认为是基督教神学家。我猜他很难认真对待迦克墩信经对三位一体教义的原意阐述。

是的，斯宾诺莎显然是一位泛神论者。然而，这些德国唯心主义者对斯宾诺莎的敬意却显而易见。你会发现他们经常提及他。

但与此同时，他们又试图摆脱他的泛神论。从概念上、理论上讲，二者的区别是什么？我认为答案在于斯宾诺莎认为宇宙和神都是静态的。因此，凯尔所说的“神比宇宙更重要”的观点在斯宾诺莎的理论中没有立足之地。

自然或上帝，二者同域。就黑格尔而言，由于宇宙演化的过程，上帝的存在总是超越宇宙历史任何阶段的存在。你看，泛神论由此而来。

上帝被认为具有某种程度的主动性、超越性和自由性，尤其是创造精神意义上的自由。然而，在斯宾诺莎的理论中，“自由”并非一个常用的词汇。有些事物，特别是像“我们的自我意识”这样的表述，实际上是上帝的自我意识。

他说这番话让他想起了神秘主义，神秘主义者的传统。是啊，是啊。我在想，这说法是不是有点离谱。

是的，你看，我认为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虽然不是全部，但可以说大多数都是新柏拉图主义者。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者，或者犹太教新柏拉图主义者，视情况而定。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伊斯兰教有关。因此，他们表达宗教虔诚的方式也谈到了与神灵的重聚。你看，这不仅仅是像阿奎那所说的对上帝的沉思，而是某种与神灵的神秘合一。

是的，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相似之处，原因就在于此。它们都源于柏拉图式的、一元论的唯心主义根源。卡尔呢？他会说，任何关于神迹干预的故事都是象征性的。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概念框架中，它象征着什么？你看，如果你把道成肉身看作一种干预，或者把某种神迹看作一种干预，把出埃及记看作一种干预，你看，这些故事都蕴含着多么丰富的象征意义。

我的意思是，你读读诗篇作者们对出埃及记的描述。你看，这个故事对他们的信仰来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再想想基督教圣歌中对道成肉身或耶稣受难的描述。

问题是，它象征着什么？卡尔，你在这里看到的一点是，历史与信仰之间的割裂正在形成。你看，对信仰而言，真正重要的就是象征意义。你看，象征意义是信仰的表达。

信仰并非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之上，而是以历史为参照。因此，故事的历史性并不重要。当我们谈到克尔凯郭尔时，会发现他对此非常清楚。

我们发现有人提到了所谓的“莱辛沟”。德国人莱辛指出，在历史陈述和信仰陈述之间存在逻辑上的鸿沟，一条沟壑。耶稣基督死了。

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如何从死到复活呢？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复活是为了使我们称义。

如何从一种立场过渡到另一种立场？你看，这成为了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自由派神学和传统神学之间紧张关系和冲突的主要问题之一。时至今日，它仍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我看来，所谓“圣经无误论”不过是为了强调故事的历史真实性。这就是它的意义所在。不，这才是关键所在。

至关重要。事实上，我们的一位毕业生史蒂夫·埃文斯曾在这里任教，他去年获得了皮尤基金会的一项巨额资助，金额高达10万美元，这项资助将用于开展一项为期三年的研究项目，探讨历史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仍然是一个重大议题。

嗯。在艺术、宗教和哲学的体系中，是否存在某种等级制度？比如说，艺术、宗教和哲学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等级关系？嗯，并非如此。你看，正题、反题和合题之间是什么关系？你看，它们之间并不完全是一种等级关系。

这并非一个连续的商业模式，第二个取代第一个，第三个取代第二个。不。正题与反题之间的关系在于，在辩证法中，正题逻辑上蕴含着反题。

正题和反题共同构成合题，合题既保留了先前的内容，又否定了先前的内容。如果你想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可以看看正常的生长过程。你看。

你看，孩子（正题）被成人（反题）否定，而两者在后期又结合在一起。我们该怎么说呢？老年人。是的。

我没说“第二童年”。我说的是“老年人”。或者举个植物学的例子。

午饭时分，我看到前院里开了番红花。或者应该说是番红花？我想应该是拉丁语复数形式，Crocì。

正题，如同球茎，看似枯死在泥土里。反题，如同嫩芽，绽放着花朵。但合题即将到来。

它们会在几周内枯萎。而这种综合将成为明年新的对立面的论题。二者互为因果。

这是一种自然规律。第一批番红花总是全年最美的。瘦小的花朵。

好的，还有别的吗？大卫？他的哲学思想的反面是什么？哦，他追溯了哲学史，从古希腊思想到中世纪思想、启蒙思想，再到黑格尔哲学的宏大综合。他那个时代的德国哲学。那么，会有与之相反的观点吗？我记得我们前几天讨论过这个问题。

不，一旦你得到了完整的综合，完整的存在概念，你现在所做的只是对其进行细节的充实。也就是说，是在综合内部进行细致的辩证推演。因此，哲学史的其余部分都将成为黑格尔的一系列脚注。

是否构成了一种层级结构？它本该如此吗？你看，关键在于，如果你完全按照历史的脉络来梳理，你会发现艺术史、宗教史和哲学史是相互平行的。艺术、宗教、哲学。你看。

而且你会发现很多相似之处。你知道我的故事，只要把它反过来，你就明白了。所以，希腊艺术、希腊宗教、希腊哲学，它们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

所以你可以沿着这个思路追溯正题、反题和合题。你也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追溯它。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你都能看到辩证法。

我觉得宗教或许是艺术与哲学的融合。没错，这显然是宗教信徒所追求的。但请注意，他并没有说神学是艺术与哲学的对立面。

宗教是反面。宗教语言，也就是敬拜的语言、虔诚的语言，与神学语言之间存在着区别，神学语言力求精确地进行概念化。

你明白其中的区别吗？就拿赞美诗的语言来说吧。“哦，安然无恙于比我更高的磐石。磐石。”你从中就能看出其中的意象。

传教士们经常会讲一些这样的故事：有人在暴风雨中藏起了一块小石头。你看，一块比较高的石头。

空间性的。这么说并不完全准确。不，因为虔诚的语言往往是带有意象的艺术语言。

它是叙事语言，而神学语言则是概念框架语言，一种阐释叙事神学意义的概念框架。

你看，要明白宗教语言和神学语言之间的区别。或者说，要明白迦克墩信条的语言和使徒行传中讲道的语言之间的区别。你明白了吧。

上帝差遣了他的儿子，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上帝又使他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使徒行传》所宣讲的。你看，迦克墩会议的措辞相当严谨——我说的是迦克墩会议而不是尼西亚会议——它对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进行了相当严谨的概念化阐述。

你看，现在这个故事的回响仍然存在，在尼西亚会议上尤其明显。当然，《使徒信经》仍然是宗教的故事，是宗教本身的故事，就是《使徒信经》的故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被钉十字架。

他被钉十字架，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必从那里再来，审判活人死人。故事，故事，故事。

但他研究的是宗教虔诚的语言与艺术、图像的语言之间的区别。你看，但这些图像如今变成了符号。

但他真正想要的是理解这个概念。所以，在他所谓的哲学范畴内，或许也需要讨论神学概念化。神学概念化。

这就是所谓的大综合吗？神学概念化？那么你就必须对整个假设提出质疑。如果你不相信神圣意识会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展开，那么“大综合”这个词真的有意义吗？不，那是另一回事。

这是另一回事。但我觉得宗教表达和神学表达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辩证关系。你看，神学家致力于概念化。

然后他又回到礼拜仪式中，唱起那些充满通俗宗教意象和象征意义的赞美诗。是啊。听听这位神学家是如何祈祷的。

你看，他的祈祷中常常包含宗教层面的内容，而非概念层面的内容。我认为，如果你把基督教理解为与人际关系相关的宗教，那么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谈论人际关系和人，是用故事的方式，而不仅仅是概念化的表达。

所以我倾向于认为，在谈论一位人格化的上帝以及与这位人格化上帝的关系时，故事性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当人们因他的作为而认识他时，更是如此。你无法回避这些。

好的，现在不妨花几分钟时间，来了解一下黑格尔之后的思想发展。过渡时期。嗯，谈到黑格尔的直接影响，有两种方式。

一方面，宗教可以分为左右两派。左派强调宗教的演变、历史和象征意义。顾名思义，左派大力推动自由神学的发展。

你会注意到，斯图姆夫在第430页提到了两位人物：大卫·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尔，这两位都是德国圣经学者。施特劳斯著有《耶稣传》，他深受这一

传统的影响。他们强调将上帝与人类精神等同起来，认为我们对上帝的信仰是我们自我意识的投射。

毕竟，如果黑格尔告诉我们，我们对上帝的意识是上帝在我们之内和通过我们展现的自我意识，那么就会有人反过来说，我们也可以用我们自身的自我意识来思考上帝。而自我意识——请再次注意这幅图——就成了我们思考上帝的透镜。这种转变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作品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而费尔巴哈正是我本周请大家阅读其部分作品的作者之一。

非常生动。费尔巴哈是影响卡尔·马克思思想的主要人物之一。也就是说，费尔巴哈是一位唯物主义者。

一位唯物主义者，他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历史解释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因此，在费尔巴哈的一些著作中，他提到了——请注意——人的上帝意识。

黑格尔说，人的上帝意识就是人的自我意识。费尔巴哈说，人的上帝意识就是人的自我意识。而人的上帝意识就是人的自我意识。

因此，上帝的概念，或者说神性，是我们投射自身意识的一种延伸。我们赋予上帝的属性，象征着我们对自身的认知。如此一来，神学实际上就沦为了一种披着外衣的心理学和人类学实验。

仅此而已。宗教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费尔巴哈的这一观点，正是19世纪及20世纪初宗教人文主义发展的主要渊源之一。

也就是说，一种人本主义宗教，例如你在统一教会中经常看到的那种。在这种宗教中，宗教实际上被简化为对人类理想的追求。费尔巴哈对此类观点的阐述非常明确。

听着，我正在读这本选集第239条。宗教，至少基督教的宗教，是人与自身、与自身本性的关系。神圣的事物就是人本身。

人从个体的局限中解脱出来，成为客观存在，被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受到人们的思考和敬畏。因此，神性的一切属性也都是人性的属性。

我们来看看。只有当我们放弃神学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也就是第250条。只有当我们放弃与心理学和人类学截然不同的神学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人性之间真正自洽的同一性？人与自身的同一性？

所以，不妨读一读费尔巴哈的著作。这段文字摘自他关于基督教本质的论述。在当时的历史上，这部著作影响深远。

而这正是20世纪自然主义哲学中宗教发展的基础。自然主义哲学中的宗教。当卡尔·马克思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时，他实际上是在借鉴费尔巴哈的观点。

他援引了这样一种观点：宗教是我们自身理想和欲望的一种升华形式，我们将这些理想和欲望投射到一个假想的神话人物身上。因此，宗教象征意义无法用描述上帝的语言来表达。

这不过是关于人类境况和人类需求的语言。而解决人类需求的地方不在于宗教，而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这就是黑格尔宗教思想的左翼。

正如其名称所示，右翼在神学上本质上更为正统，保留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泛神论，但对基督教持相当传统的看法。我们会在一些后期的唯心主义者身上看到更多这种特征。此外，黑格尔的早期思想家和年轻思想家之间也存在着进一步的区别。

老一辈的黑格尔主义者虽然在诠释上更为保守，但他们也认同黑格尔将哲学推向了巅峰。你看，这就是十九世纪的进化论唯心主义。黑格尔哲学或许是终结所有体系的体系。

于是，新黑格尔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在整个欧洲，尤其是在英国，牛津大学深受其影响。在美国，它尤其以圣路易斯为中心，并被称为圣路易斯学派。

稍后会提到这一点。事实上，下次就会提到。这不利于青年黑格尔主义者。

有些人想把理论、哲学概念化、体系构建和理论工作留给黑格尔，而转向黑格尔思想中隐含的那种行动。也就是说，他们想更多地转向实践，用现在流行的说法，转向黑格尔思想中隐含的实践。在这种实践中，目标不是思考世界，而是改变世界。

不是去思考世界，而是去改变世界。也就是说，成为历史辩证运动中的行动者。正如你所预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这样一些年轻的黑格尔主义者。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世纪40年代兴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又称辩证唯物主义。你看，唯物主义源于费尔巴哈，用他自己最喜欢的一句话来说，他颠覆了黑格尔的思想。

费尔巴哈彻底颠覆了黑格尔。他是如何做到的呢？他认为，我们的神性意识并非上帝的神性意识，而是我们自身的自我意识。因此，他提出的理论融合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逻辑，即黑格尔的辩证法。

所以，这里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也被称为（这一点很重要）历史唯物主义。请仔细注意它的含义。它指的并非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并非想回到过去某个历史阶段的某种哲学思想。不，历史唯物主义是对历史的一种唯物主义解释。

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你看，历史是实践、是行动的领域。所以你需要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解释，这样你才能把握历史的行动，也就是实践。

当然，唯物主义的历史解释是以辩证法为基础的。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历史中正题、反题、合题的运动。

但是，你看，历史的驱动力是历史的物质条件，而不是某种绝对的精神。因此，历史并非如唯心主义历史观所认为的那样，是绝对精神的体现，在唯心主义历史观中，你可以说概念创造了历史。

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看，是物质条件塑造了历史。这意味着什么呢？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也就是说，是经济条件塑造了历史。

于是，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就此形成，阶级斗争被视为历史的动力。历史的变迁、阶级斗争、正题和反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

这样你明白了吗？好的，下次我们来聊聊黑格尔以外的19世纪唯心主义者。我会给你列一个大约50人的清单。